文学与现实的共鸣

——读刘庆邦长篇小说《女工绘》

邵悦

《女工绘》是刘庆邦第一部书写煤矿女工故事的长篇小说，描绘了出煤矿女工复杂多变的思维、细腻丰富的感情和蓬勃火热的青春岁月。

小说以唯成分论的“特殊年代”为背景，内心的忧郁和伤痛只能自己疗伤，在残酷现实里，有人性的本真，也有扭曲的魂灵。

矿工作为一个阶层，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，有什么样的存在价值，以及矿工有什么样的理想追求？作者巧妙地选取了“青春”这个闪光点，通过一群刚刚参加工作、朝气蓬勃的女工素描，铺陈出历史带给那一代人的内心伤痛，同时呈现了沉闷生活中的鲜亮。

成分好的华春堂条件优越，充满积极向上的心气；成分不好的周子敏默默坚守化验室的工作岗位，以知识的力量改变命运；出身农民家庭的魏正方，奋力摆脱“贫穷”的羁绊，寻求理想的生活……通过小说塑造的人物，读者能感受到严冬里有一炉温暖的火，驱散了内心的寒冷与阴霾。

青春女性的人生百态

社会观念的塑型对人的“性别”认同有很大的影响，“女人”的形成，有男人赋予的妻子特征，有儿女及“母亲”自身角色赋予的特征。在煤矿里男工多，女工少，但“香饽饽”煤矿女工，并没有因为稀缺之贵而免受生活的苦难，她们的爱里藏着痛，痛里凝结爱。

小说用大量笔墨着力描述以华春堂为代表的一群女工，在结束知青生活后，在煤矿新生活中的喜怒哀乐、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。性格千差万别的她们，一边承受父辈带来的伤痛，一边追寻青春的梦想，家庭、出身无法选择，在多舛的命运面前，她们每个人都顽强、乐观地生活着：华春堂没有因失去父亲的呵护而软弱，反而借父亲工亡的事实博得领导的同情，换来自己和姐姐理想的工作岗位；周子敏的父亲被打成“走资派”，她用沉默对抗周围人的歧视、白眼，用距离对抗严酷的现实，在沉默中保持自重和尊严；忍辱负重的杨海平，苦中寻乐，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……

小人物的艺术之美

《女工绘》中的人物，都是社会现实中最普通的小人物，每个角色的建构都连接着现实生活，传导出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。

小说中对人们熟知、熟稔的事物一带而过，对人们未知的、陌生的领域则浓墨重彩。比如主人公华春堂之父工亡就一笔带过，而她借此解决问题的路径，则细致入微描述，小说达到了实中有虚，虚中有实的艺术效果。

刚到煤矿参加工作的华春堂，一个不谙世事的青春女孩子本应是怯生生的，对周遭事物感到畏惧和陌生才合乎常理，作者却把她塑造得思维缜密、胆大心细，是“有家常心，有持久能量，要强的女孩子”，这使得她在失去父亲后，成为家里的主心骨。此外，她对自己的终身大事也是心机用尽，让自己如愿以偿。

也许过于精明、四面逢源有违“天道”，对华春堂，作者以神来之笔边塑造边破残，采取正面丰满、侧面平衡的巧妙手法，使一次次超出常人的精明之举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平衡，让华春堂找到最理想的男友李玉清，却又让他因井下事故而送命；让她找到“取长补短”的卞永韶，却又在结婚登记途中因车祸送上了自己的性命。

青春预示的必然性

越是受到压制的东西，越会想方设法寻找出路，哪怕是一条曲折的道路；越是禁止的东西，越刺激人去找寻，哪怕付出沉重的代价。《女工绘》就是这样一部矿山的青春之歌。

矿上小小的宣传队，寄托着一群年轻人的美好憧憬，她们向往着比在煤矿发矿灯、比在食堂卖饭、比在洗衣房洗衣服、比在井下采煤等更加美好的生活。宣传队突然解散，理想生活瞬间破灭，对原来本职工作的不如意、不满足都在这一刻充分显现出来：华春堂从矿灯房调到了化验室，陈秀明不愿再回食堂卖饭，王秋云不愿再回洗衣房，魏正方不愿回掘进二连，感觉再回去采煤，就是犯了错误被下放到井下采煤，等等，他们人在井下，心在井上，人在矿里，心在矿外，这种不安于现状、不满足现实的青春骚动与追求，预示出社会文明的进步。

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捕捉小说的诗意，是刘庆邦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，从看似寻常处建构出新奇，把人们熟视无睹的事物加工成雅俗共赏的艺术品。如：“人一辈子细节多，情节少”“是人类自己驯化了自己。”……这些语言在小说中随处可见，既是生活的常态，也人生的常理，却打通了艺术与生活的沟通渠道，模糊了小说与生活的界线，使二者相得益彰，实现了消弭差异的无缝对接与共鸣。

刘庆邦常说，煤矿是他的文学富矿。确实，煤炭是工业的粮食，煤矿是能源的宝藏，写作如挖煤，作品如煤炭，心灵的光芒与乌金的光芒相融合，就是文学艺术的魅力。

布衣的浩然正气

——《大唐布衣郇谟传》读后

吴曲波

《大唐布衣郇谟传》是一本历史小说。以“安史之乱”结束之后的唐朝为背景，以书生郇谟上京赶考卷入“科举舞弊”案为故事开端，讲述了中唐时期政局动荡、朝堂之上人心叵测的历史大环境下发生的种种故事。

公元755年至公元763年，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后，大唐经济由盛而衰，面对断壁残垣的荒败景象，一些有识之士、青年才俊，怀揣复兴国家的梦想，想要通过考取功名来实现自己的理想。进京赶考的郇谟便走进了读者的视野。踌躇满志的他梦想着科考入仕大展宏图，谁知却卷入复杂的宫廷斗争之中。

郇谟涉世不深，但智慧超群，貌似有状元之才，结果在科举舞弊案中被打入大牢，九死一生，虽说最终在宰相元载的帮助下得以保全性命，却被判终身不得入仕。郇谟由此成为元载的门客，参与并帮助元载处理政务。

出身寒微的元载是天下读书人的榜样，对他有救命、知遇之恩。然而，在长期的相处之中，郇谟发现元载的老谋深算与自己的想象不同：比较认死理的郇谟以国家利益、黎明苍生为重，而元载圆滑世故，满脑子个人利益与权势：不同的价值选择和道德坚守，终于让他们背道而驰。

本书通过描写主人公郇谟悲惨的人生经历，反映了大唐政局的变幻莫测。专权宦官鱼朝恩鱼肉百姓，为除掉鱼朝恩，郇谟替元载出谋划策，在赢得元载信任的同时也深入了解到元载的为人。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他听从良心，与元载决裂，为扳倒元载势力给了强有力的一击。

正是郇谟的正义之气与原则坚守，他培养的李吉甫，后来成为大唐中兴时的名相，间接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。

本书在史实的基础之上，通过虚实结合的手法，使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立体丰满，不仅个性鲜明，而且爱憎分明。全书布局精巧，情节跌宕起伏，扣人心弦。

郇谟传奇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应该有自己的内心坚守，并坚定信念，坚守原则，不为权势所折腰，不为利益所诱惑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最终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读书人是一家人

假日去转书店，在一间中等规模的店里，店员之外，包括咖啡·阅读区域，顾客不多。

“是因为过节吗？”想到前不久曾经有过目睹的复苏景象，记者问询店家的收银员郭女士。“应该是最近这次疫情的关系，石家庄出事后顾客一直就少。”戴着口罩的她用微笑的眼神看着记者说。

然而，在一个装饰“屏风”后面，记者看到，坐在两个成年人中间的三位小读者正认真地翻读绘本书籍。

一家人？“不是。”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男士回答说。接着他解释道：人群密集的地方不合适去，孩子喜欢看书，就来书店了。另一边的女士看记者一眼，似也认可这一说法。

读书人其实就是一家人！

（本报记者欧阳摄影报道）

乡愁是一首歌谣

张燕峰

刘亚荣新近出版散文集《与鸟为邻》是她离开家乡20年后对故乡深沉的眷恋，于她而言，乡愁是一首永恒的歌谣。

一个人的成长最终会开阔心灵，这正是这部散文集最显著的特点。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有特别的意义，尽管隔着岁月的尘烟，但在作者心中依然清晰，成为生命中的风景。

在刘亚荣的笔下，故乡就是一幅悠远空灵的写意画卷，逶迤连绵。奔腾的潴龙河，波涛起伏的麦田，波光潋滟的大坑，月光下的虫鸣蛙唱，繁盛的泡桐树和低矮的皂荚树，枝桠间欢唱的鸟儿……在作者深情的笔下，就如生动活泼的墨点，栩栩如生。字里行间氤氲诗意，流淌画意，饱含深深情意曼妙的景物，寄托着她浓浓的乡愁。

忧思是这部散文集的另一个特点。每一个对故土家园怀有挚爱深情的人，都会对故乡的变化或欣喜或忧虑，刘亚荣也不例外。潴龙河的断流、枯竭，大坑的干涸，鸟雀的急剧减少，环境的变化……都让作者在篇章里流露出淡淡的伤感和愁绪。

作为一株从乡下移居城市的植物，她生命的部分根须还留在乡村，所以乡村的每一缕变化无不牵动着她的喜怒哀乐。读这部作品，我们会被她对故土家园炽热的爱和深深的忧虑所感染，从而唤起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和对乡村振兴的热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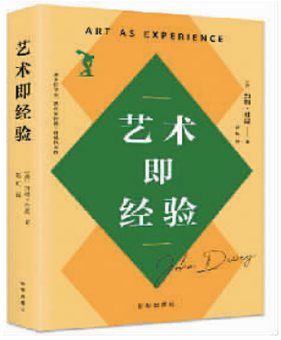
《与鸟为邻》中有许多篇章写到了故乡人物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，这部书也可以看作是在为故乡画像。爱穿旗袍的二奶奶，要强能干而又慈爱的姥爷，唱老调磨豆腐的三叔，种贝母的桂舅，还有嫁到村里的川妹子，以及乡医院里的宋大爹、贾医生……作者并不着力描绘其形，而是用简练的白描，将人物传神的神情显露出来。在这些朴实的乡亲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善良，也看到了时代大潮中小人物的无助、迷茫和困惑，同时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作者对故乡人物的挚爱：尽管与作者相去甚远，但却鲜活地留存于作者心间。

新书榜单

经验铸就美学常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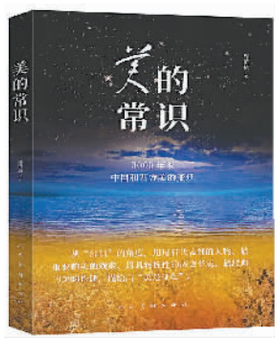
《手上的朴光》
佟佳熹 等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《手上的朴光：中国民艺之旅》详细介绍了中国江南及西部地区数十种精微手工技艺，并挖掘它们背后数千年先民的精神世界，将物质的“工艺”放置在文化遗产的视角下观照，呈现出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的传承。本书通过回望、传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，带领读者体认中国文化的恒久价值。



《艺术即经验》
[美] 约翰·杜威 著 赵红 译
新华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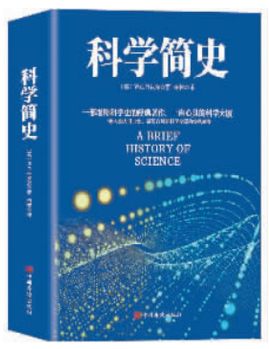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是杜威美学理论的代表著作之一，书中以“经验”为其艺术观的出发点，提出“艺术即经验”的美学观，阐述了作为艺术的经验与普通经验的来源——“日常生活”之间的连续性。此美学思想较前人有新的创建，在今日也有深刻的影响，被现代诸多学者视为20世纪的美学经典著作。



《美的常识》
周清毅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

本书不仅讲了古希腊美，还从西方转到中国，梳理了中国美的两条线索，即儒家的秩序美和道家的自由美，其后又由东方转向西方，通过从康德等的论述，剖析了“美到底是什么”。最后，通过中西美的对比，论述了“中华之美美在哪里”。

本书中西贯通，古今融汇，展现了3000年来中国和西方美的变迁。



《科学简史》
[英]W.C.丹皮尔 著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本书主要讲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，科学、哲学和宗教各自的发展历程。科学的发展如同一部浪漫史，那些付出无数心血和汗水的先贤们只是想看得更高、更远。作者不只是把关注点放在物质的变化上，而是把历史事实背后所隐藏的思想和文化流动的气息抓住，更吸引人的正是那些历史背后所隐藏的东西。

打开“东北”的“泥土性”

岳雯

近年来，“废墟式东北”形象的东北书写为文学界所瞩目，然而，“东北”的复杂性远超人们的想象。津子围的《十月的土地》以家族史的叙述方式，聚焦于人与土地的关系，打开了“东北”形象的另一种面向。

小说以章文德的梦拉开序幕。在梦中，他变成了一颗发芽的豆子，用尽全力拱破坚硬的地皮，艰难地从泥土中挣扎出来。这个颇具象征色彩的梦境规定了全书的叙述方向。那么，土地对于人们意味着什么呢？

章兆仁与弟弟闯关东，当看到一望无际的黑土地，拓荒就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使命。劳动磨练了他的性子，也造就了他沉稳的性格。当章兆仁与章兆龙彻底决裂之后，章兆仁带着一家子离开寒葱河，奔向蛤蟆塘，要在全新的世界里建立自己的领地。

丈量地块、划定边界、砍伐、烧荒，平整出黝黑的土地。这是津子围笔下普通中国农民开荒的历程。当农民们把自己全身的力气、汗水，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悉数投入土地时，他们又何尝不是在土地中发现了自己。

“章兆仁最爱泥土也最恨泥土了……泥土的成分里融合了爱和恨，如同自己的身躯和血液一样，注定一辈子无法分离”。爱，是因为一切生活所需均取之于兹；恨，则是因为土地在供给生活的同时也是束缚着他们。章文德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，渐渐明白农人与土地相当于孩子与娘的关系——“没啥也不能没有土地。”他洞悉土地全部的秘密，以至于日本人岩下甚至猜测，他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。这似乎在暗示，章文德与土地具有某种同一性：在几次生命遭遇不测时，只要将他像庄稼一样种到土壤里，他就能从大地中汲取养分，重新活过来。

有意味的是，土地某种程度上还是现代化的根基。日本人岩下为章文智描述了一幅未来的景象：“要不了多久，这里就会成为新工业区……”章文智当然想不到，这幅图景建立在日本对东北的殖民基础上。《十月的土地》对于乡土所包含的多种可能性的叙写，可以看作是对“现代性”前史的追溯，或者说另一种现代性。

不以单一的地理、行政单位和封闭的空间作为想象的限定性框架。“东北”的复杂性正在于，“它并非孤立于其他文明，也并不只是几个民族国家相互交叠的边缘地区，这个地域在历史上联结了多个亚洲社会”。“边疆和周边社会的互动，同时是内向的吸收和外向的扩散，正是这种多边互动，不断改变着该区域”。它成为20世纪前期东亚最为“现代”的地区之一，也在重塑过程中逐步衰退。

无论是小说中出现的俄国军警，还是给人们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人岩下，抑或是对于章秉麟发家史的种种猜想，无不将“现代”的发生置于全球的视野中。

高谈阔论

阅读才是最“牛”的基因

冷荞麦

先祝大家牛年大“牛”。

因为便捷的网络通讯工具，在牛年初始的日子里，我们能够很方便地领略到不同群体的新春意愿：祝愿牛年更强、更好……

奋斗的青年希望自己更牛，家长祝愿孩子更牛，而有情怀的祝福族群更牛，当然，也有思考很具体、目的很明确的，盼望自己深爱的集合体也能够内含最强的“牛”基因。

闲话不扯了，言归正题。节日期间和朋友聊起不同文化群体的强悍和繁盛之类的话题，有学院派人士就提及犹太民族的强，并总结式地声称一定和基因有关系。

鉴于基因这种说法在科学依据方面的存疑，鄙人自然坚决不会认同，然而，犹太人庞大的“强人”队伍实实在在地排列在历史和现实的画卷里，俺确实也不大可能理直气壮地反对此类直观判断。

不过，我们可以换个视角来审视这一现象。

根据对这个问题研究颇深的博士说，犹太人之所以强大，内里的答案是“教育”。这无疑排除了基因的说法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发现，很早的时候，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》的作者马克斯·韦伯就意识到，极有可能就是这种模样。据韦伯老师给出的数据，在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巴登地区，以高等学校入学率为基准，总人口只占百分之一点五的犹太教徒，却占据了学生总人数的百分之十。

实际上，这并非个案，犹太族群重视教育不仅在西方国家是普遍现象，在拉美国家也是如此。

诚然，他们的成就和勤奋工作、锐意进取等也是紧密关联的，可是，这之中难道不是有重视教育的基础支撑吗？正是因为如此，在历史视域中，很多时候犹太人都是西方知识、技术进步的先锋，甚至是经济发展前进的先锋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所谓教育，并非学校灌输的做题技术和考试经验，而是一种对知识的认知态度。著名犹太人茨威格就说过：对知识的渴望是“犹太人天性中最神秘、最强烈的倾向之一”。

没错，就是对知识的渴望。其中的意味，完全不是在学校里背诵知识点，更不是应试的熟练做题手法，而是对获取知识的情有独钟，是为提升求知能力的不懈追求，是未知世界的探寻，尤其是自主能动行为习惯下的学习……所有这些，实质上都可以归属到阅读的范畴——无论是在学校还是走上社会，都是如此。

是的，就是阅读。远的不说，近现代中国就有很多这样的典型人物。比如依靠自己对书籍的阅读，满足“知识渴望”心愿的华罗庚，通过读书释然自己人生难题的梁漱溟，甚至没有学位的陈寅恪，等等，这些“牛”人无不是通过自身的阅读追求达成目标的。

再有，地处亚洲的日本，能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，我们或者也可以在一位研究墨西哥犹太人的学者阐述中，找到类似的答案。这位学者说：那个地区的犹太人和日本裔一样热爱学习。

教育的重视，不仅是在课桌前听老师讲述知识，更是课堂之外的翻书阅读。要“牛”，您就得阅读，是这样子吧？

有人说了，爱阅读而“平庸”的人海了去了，而不把阅读当事儿，但却通达发财致富成功之路的人士并不少见。这种话，可能对。之所以这样认为，一个原因，是抱持这种看法的人，其所追求的是物化的人生成功，倘若要追问的，是生存的意义，财富和地位可以定义成功吗？另一个缘由，也是事实，就是读书很可能真的不会“成功”，对个体而言，生活窘困是一方面，很多学人终其一生也没有释疑心中的困惑，的确是未能“成功”。

可是，一旦我们将（自我）教育，将书籍（知识）阅读，这一人类文明进阶最基本的范式，提高到族群、文化共同体的层面上，那些声称“不阅读”的所谓成功人士想来一定会闭嘴，因为他们必定知道，自己是站在阅读者肩上的。

作为一个族群，要真“牛”起来，就必须爱上阅读。热爱书籍，热爱阅读，这才是民族、群类“牛”的真正“基因”。

所以，在牛年，鼓劲自己前进的年轻人，阅读吧；盼望孩子更强的家长们，营造更好的阅读氛围吧——如果自己不愿意读书的话；实在不行，就像我这个没有强人梦想的家伙一样，用满腔的热情鼓动大家去阅读。